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MINGREN JINGDIAN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SHIJIEMING  
REN 经典  
JINGDIANXILIE

(五)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JIE  
MING  
DIAN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MINGREN JINGDIAN**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SHIJIEMING  
REN 经典  
JINGDIANXILIE

(五)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策划：梁春芳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 张昌华, 汪修荣主编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7-0900-7

I . 世 ... II . ①张 ... ②汪 ... III . 散文—作品集—  
世界 IV .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620 号

##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世界名人自白经典

---

主 编 / 张昌华 汪修荣  
策 划 / 梁春芳  
责任编辑 / 方 卉  
封面设计 / 大盟文化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56.875  
字 数 / 1,000,000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17-0900-7/I·885

---

定 价 / 165.00 元(全六册)

爱是美丽的翅膀

爱就是一切，爱就是诗

还乡曲

塞北口占——从古到今

生活的诗

童年诗——自由、快乐、纯真

## 目 录

### 第五卷

- |      |        |         |            |
|------|--------|---------|------------|
| 1007 | [英 国]  | 奥立维尔    | 王子与歌女      |
| 1019 | [前苏联]  | 娜 拉     | 我与诗圣马雅可夫斯基 |
| 1030 | [法 国]  | 西蒙·波娃   | 人生“三重奏”    |
| 1049 | [美 国]  | 尤多拉·韦尔蒂 | 小店         |
| 1060 | [日 本]  | 黑泽明     | 预备——拍！     |
| 1076 | [中 国]  | 萧 红     |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
| 1078 | [法 国]  | 尤奈斯库    | 我越来越困难了    |
| 1088 | [美 国]  | 英格丽·褒曼  | 往前看        |
| 1109 | [英 国]  | 玛歌·芳婷   | 《睡美人》征服意大利 |
| 1120 | [瑞 士]  | 迪伦马特    | 从头说起       |
| 1122 | [日 本]  | 高峰秀子    | 我的婚姻       |
| 1129 | [日 本]  | 乙羽信子    | 偷 情        |
| 1144 | [美 国]  | 陈香梅     | 陈纳德将军和我    |
| 1150 | [哥伦比亚] | 马尔克斯    | 谈写作        |
| 1166 | [尼日利亚] | 索因卡     | 我在阿凯的童年生活  |
| 1187 | [日 本]  | 小泽征尔    | 我的求学经历     |
| 1193 | [意大利]  | 索菲娅·罗兰  | 自 述        |
| 1207 | [中 国]  | 林青霞     | 爱情自白       |

1224 [美 国] 杰克逊

你需要的就是爱

1234 [日 本] 山口百惠

我的婚恋

1249 [美 国] 希尔顿

生活的艺术

## 【英国】 奥立维尔(1907~ )

奥立维尔，当代最负盛名的男明星。10岁从艺，主要作品有《李尔王》、《汉姆雷特》、《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等。曾获奥斯卡金像奖。

本文选自漓江出版社《一个演员的自白》。

## 王子与歌女

与玛丽莲·梦露合作——“最最激动人心的联合”

我想，第一个传话给塞西尔·坦纳特的是华纳兄弟，说是玛丽莲·梦露那个由她的剧照摄影师密尔顿·格林管理的演员剧团，对拍摄《睡王子》很有兴趣，玛丽莲还希望我作她的制片人和导演。因此，特里·雷梯甘、塞西尔和我匆匆忙忙地赶到纽约碰头。我们聚集在她那幢坐落于苏顿广场的公寓，喜气洋洋地吃了一顿。

玛丽莲身上有着相互矛盾的两面。如果你把她形容成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也并不算太过分；她有着双重的人格，好像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们这三个来访者在首次约会时，都差点急出病来。她久久不露面，把我们丢给殷勤的密

尔顿·格林，让我们等了足足一个小时。最后，我大胆地跑到她的房门口说：“玛丽莲，看在上帝的面上，快出来吧，我们都快急死了！”于是，她走了出来。在那一刹那间，她的艳丽把我们全都镇住了。记得我当时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洋洋、醉醺醺的状态。

那个夜晚就在这种喜庆的气氛中消逝了；大家正要起身告别，玛丽莲用她效果极佳的轻轻的嗓音温柔地说：“等等；是否应该谈一谈协定的事？”的确，这姑娘说得对；我们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安排一次纯属事务性的会谈，然后我请她在 21 号俱乐部吃午饭。

到了那一天的傍晚，我非常清楚自己已经疯狂地爱上了玛丽莲·梦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已经是毫无疑问，不可避免的了，或许这只是我的想法；她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聪明，那样的诙谐而有趣，那样的迷人，我简直想象不出有谁比得上她，除了她在银幕上演的角色。我走回家去，就像一头目前暂缓屠宰的羔羊，然而下一次……哎！我似乎第一次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可怜的费雯！”（在将近 20 年之前，那是“可怜的吉尔。”）

那个曾经由费雯演得极其可爱的角色，现在已经落到了别人的手中，我觉得在这种时候告诉她实在是非常残酷。虽说玛丽莲的赫赫大名，无人能与之抗争，但毕竟这是她的角色，虽说她自己也知道在菲尼克斯<sup>①</sup>演出该剧时她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然而，事情就是那样地捉摸不透，她竟然表

① 美国城市。

现得那么漂亮，那么通情达理，耸耸肩膀就把这事算了。我大为感动，为了不必再为此伤脑筋而松了口气。

那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玛丽莲在她的新婚丈夫，一位受人尊重和喜爱的剧作家阿瑟·米勒<sup>①</sup>的出色的照顾下来到了这块有福之地，我们大家各就各位，准备起跑。我已经作好安排，在开拍之前先排练两个星期左右，以便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感，使大家相处得就像在家一般。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么干的，真没想到这回竟然行不通了。

我们以两天的记者招待会揭开了战幕。可头天晚上说定的事，马上就被她打乱了。她是以不守时间出名的，这跟她那种严谨的专家形象——似乎能从她的表演天才和技巧中表现出来——有点不符，由此引起人们对她的至今尚未弄清的复杂性格提出一连串的问号。她在纽约举办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还不错，在那次会上，她作了个姿势说她的肩带断了，大家也就一笑了之；这一次，我说：“亲爱的玛丽莲，我求求你，我们明天不能迟到，一定不能迟到，他们会认为这非常不友好，有一半的人还希望我们迟到，所以，请你千万帮我一次忙，让那些家伙统统失望，好吗？”

她答应了，但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我想我从来没有这么窘过。我尽力地顶了上去，回答有关我自己的个人问题。我接受记者采访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这一次可牵着我的鼻子走了；但她一出场，他们对我的兴趣就逐渐消失了。在最初的20分钟，所有的问题都以“你为什么迟到？”

① 阿瑟·米勒：生于1915年，美国剧作家。写有《推销员之死》等戏剧。梦露是他的第二个妻子。

这句话开头。她应付这种困难局面的方式，真可作为一次奇妙的示范，她毫不费力就把满满一厅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了给她创造机会，我自动表示，由于很多问题大家无法听清楚，我现在将把每一个问题重复一遍（这还能给玛丽莲一些时间，让她考虑如何回答）。

她对每一位剧照摄影师向来都有求必应。我起初对她的亮相很觉惊奇，觉得它是个好兆头；只过了几个星期，我的反应就全然不同了：“当然罗——一个模特儿。”我认为，不管她是在哪里发现这种特殊训练的，反正这让她学会了许多李·斯特拉斯伯格<sup>①</sup>无法教授的表演方法；他认为在斯特拉斯伯格学校，学生们是得不偿失的，他滥用了自己对美国戏剧界的影响，对后者十分有害。他故意反对技巧，他的教学体系以一种无力的热情来取代真实。我认为演员应该使自己与塑造的形象完全合拍，这样就能使之相信他实际上就是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实际上正在行动，如果你达不到这一点，还是站到一边去吧。我们年轻的美国演员感到自己有一个令人痛苦的空白点，那本来应该充实以技巧训练和基本功训练，有了这些训练，他们才能提高和飞跃。大战以来的十年中，他们很少有过剧目训练；斯特拉斯伯格演员工作室是基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哲学观点建立的，而他的体系在 20 年代的英国却更为流行，当时我们正在剧团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营养，但不能盲目迷信。

早在 1958 年，《侍者》一剧在纽约公演时，我就两次去

<sup>①</sup> 李·斯特拉斯伯格：生于 1901 年，美国戏剧导演、教师和演员。从 1950 年起成为纽约演员工作室的总指导。

过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员工作室。每一次，他的看法都能归入说教的范畴，他完全是信口开河，吐出一连串临时想到的至理明言。我敢说，在那以前他根本没有想到过那些话，也许还不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些格言就像小道新闻，绝对靠不住；但他就是这样怪，把自己突如其来看法捧上了天。他是一位纯粹自然主义的复兴者和传教士。辩证地讲，“自然行为主义”还有一种不同的意义，在技术方面，对我们某些人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他过分严厉地批评着一位年轻人，在我看来，那人自有某种天生的才能，最后，我也冒昧地这么说了；显然斯特拉斯伯格只习惯别人的奉承拍马，他听了以后，就像一个毫无知识的人，把我叫到一边说：“噢，不，不不，他还有很多问题。”我更为礼貌地向他指出，如果扼杀了这个孩子的信心，可能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所不利，可他却回答说：“啊，不，不不。”

影片开拍前不久，我听说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妻子波拉“总是和玛丽莲形影不离。”这给我敲响了警钟，因为我很少发现这种私人辅导是有用的。我退一步想：“哦，也好，或许她可以使那对夫妇开开窍。”玛丽莲不习惯排练，显然她对此毫无兴趣。她的外貌就显示出这一点——一块头巾把头发统统扎在脑后，没有化妆过的粗糙的皮肤，深色的墨镜，过分抑制的举止，从中我找不到一点使人振奋的东西。我只祈求一旦她对着镜头，就会出现奇迹。我知道在西海岸的同行中有六七位曾经有过这种经验。我与其中的两位，比利·

怀尔德<sup>①</sup>（有一次他偶尔说起，和梦露合作就像和希特勒一块工作一样。）和乔希·洛根<sup>②</sup>进行了联系；他们乐呵呵地向我表示了同情（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并对我说，是的，会出现奇迹，拍戏时真像下地狱一般，可等完了工一瞧，会让人喜出望外的。波拉一到，我就取消了两天排练，为的是仔细地温习角色，把表演方式教给她，以便让她再去教玛丽莲。骄傲是我负担不了的奢侈品。波拉似乎每时每刻都很愿意配合，她认为无论是抑扬顿挫还是重音，玛丽莲都能对付，“可要使她觉得这是她的主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过多久真相就大白了：波拉对演戏一无所知，她既不是一位演员，又不是一位导演，更不是教师和顾问——只有玛丽莲对她的看法不同，因为她有一种才能，就是讨好玛丽莲。有一次乘车途中，波拉又玩起了这种她最擅长的把戏，当时我坐在前面，她俩坐在后面，这些话刺得我心里发麻。“我亲爱的，你应该了解你自己的潜力，你甚至还不知道你在这世上占着一席多么重要的地位，你是人类记忆中最了不起的女性象征，每个人都知道和意识到了这一点，你也应该如此，这是你对自己，对全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你是当代最伟大的女性，最最了不起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你是当之无愧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和你相提并论，我是说世界上崇拜你的人最多，是的，甚至耶稣也不如你。”那些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我完全没有言过其实；后来她又持续不断地说了好多时候，玛丽莲听得十分受用。

① 比利·怀尔德：生于1906年，美国电影导演、制片人和剧作家。

② 乔舒亚（乔希）·洛根：生于1908年。美国戏剧和电影导演。

这就是波拉在表演艺术方面的独特的才能，更确切地说，是她在玛丽莲的事业上取得的精明的成功。正由于这一点，斯特拉斯伯格夫妇捞足了资本。我越来越警觉到，这将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

然而，我不愿让玛丽莲受到特殊待遇——我对我的行业是那么的自豪——我把她看作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成熟的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她确实是这样。她对我的态度越来越粗鲁，无礼；每当我不厌其烦地向她交代表演、事务和时间安排上的问题时，她总是显得很不耐烦，我一讲完，她就转向波拉，使着性子问道：“都是些什么呀？”开拍后不久，我所蒙受的羞辱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但有一件事情尚如人意：拍摄加冕典礼的那场戏无需对话，只需安排一点音响效果，以后录上声带；因此每一个镜头前都不需要长篇的解释说明，我好歹可以试试在摄影机旁现场指导；令我宽慰的是，她就像一头羔羊那么听话。“在国王走过的时候稍微行一下屈膝礼，注意迪奇·瓦梯斯就在你身边鞠躬，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再直起身来；现在向在你右边的祭坛望一下；再疑惑地朝后看着迪奇；接下来他将递给你一本打开的祈祷书，让你跟他看；现在你要朝前看，想看看摄政王是否在祭坛那边，你看到了他，当然他没有看见你，因而你略有些失望，再看一会儿祈祷书，感觉到音乐使你心动神移”——我有大量的音乐唱片，不过她只要《伦敦德里小调》，我们不得不把这支曲子放了一整天，在场的这班可怜虫差点都发了狂——“现在，盯着那块染色的玻璃窗看，这是你所想象的最美的图画；玛丽莲，让你的眼泪慢慢地溢满眼眶……”

就像中了魔，她柔顺地，不折不扣地服从，准确而又迅速地执行着我的每一条指令，而且最要紧的，是执行得那么完美无瑕。于是，我又一次想到这句话：“当然，她是个模特儿。”不过，这次我是出于感激。

我把摄影棚严加保密，不是工作需要的人不许进去，也不允许任何人向报界人士提及。我不得不悲痛地承认，这一着使得许多我本来认为是朋友的报界人士成了我的敌人。不过一旦全世界的报纸记者大叫大嚷地闯进来，拍摄棚就会变成一个肉市场。除了这些实际原因，我还有某些自己深信不疑的理论上的根据。

我曾经注意到一件事，格雷斯（凯利）公主和雷尼尔王子完婚几个星期后，就在莫尔纳的电影作品《天鹅》中露了面。这部电影的卖座率似乎完全应该打破记录——不过人们必须考虑到，在她婚前的几个月中，围绕着她的婚姻大事的许许多多能使她的电影得到保证的浪漫史，以及那些个奇闻轶事，几乎登上了所有能买到的报纸。我相信公众对她登在报上的名字，她那美丽的容貌，甚至对她的故事看得太多，不由得腻味了，事实上，恐怕任何能和她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事都赶到一块来了。

这件事告诫我，在宣传玛丽莲的问题上要谨慎从事。据说宣传作过了头，效果只会适得其反。这个想法敦促我降低了宣传的调子。不过尽管我们苦心经营，处处设防，还是出现了很多漏洞，这使我们的拍摄被笼罩上了一层不愉快的气氛，到处传闻着有关激烈争吵的极其夸大的消息——没事也要找点事出来，我们的报社记者并不缺少发明创造的才能。

到了拍摄后期，在拍王子首次逛到合唱团后台时，我尝

到了一次小小的得意。我们预先安排好，在玛丽莲第一次行屈膝礼时，她的肩带得断掉，以和在纽约召开的那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相呼应。一切都很顺利，但玛丽莲不知怎的非说她的乳房露出来了。“没有的事，玛丽莲，”我说，“绝对没有。”并叫人把在那儿围观的人请来作证。差使回来说：“他们说他们当时没看梦露小姐，他们正在注意劳伦斯爵士。”要知道，他们对最初几天的公开拍摄抱有多么强烈的好奇心，像这样对梦露完全缺乏兴趣无论如何说明了某些问题。

塞西尔的妻子艾丽娜·巴罗诺娃一语道出了她对玛丽莲的评价，她凭着她那俄国人的直觉，一直在冷眼旁观她。

她对表演有一种无意识的，然而是根本的抵抗力。她喜爱表现自己，热衷于成为一个影星，也热衷于一个影星的种种成功。但她并不想做一个女演员。试图让她成为演员算是打错了算盘。她的才智，她那极其可爱的魅力，富有性感的外表，和令人着迷的个性——都是她本身所固有的，她不需要任何一种技巧和才能。

剧本拍摄完之后，我心里很不平静。作为制片人，我对影片是极其满意的，这部电影现在叫《王子和歌女》；但是作为一名导演，我希望发掘出玛丽莲身上更为出色的素质。其他的导演做到了这一点，但我却担心自己没能做到。我对自己说，我之所以未能臻于完美，是因为我怕与她发生更多的争执。我请玛丽莲带着丈夫阿瑟·米勒一道来看样片，并希望他们看后能来和我聊聊？他们同意了，我坦白而又诚恳

地对他们说了。如果她和阿瑟觉得完全满意，那么，老天爷在上，我就乐得随它去了。他们都同意影片中不乏有待改进之处，但影片已经拍摄完毕，还能干些什么呢？我告诉他们，如果玛丽莲愿意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搞得更融洽些，同意绝对地遵守时刻，听听我的话，在我说行了时，别再不必要地固执己见，那么，我很愿意重拍这部分场景。我保证在两天内完成，但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向玛丽莲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一次，我简短明了地说服了对方，他们知道他们非同意不可。

第一天上午，我的心都沉下去了，我对那种感觉深恶痛绝；整整一个上午，我们都在试图将一种闪烁着火花的情绪注入我们那个首次会面的情景中。我从未凭空想象过那么多种花样的表情、范例、图解、设计来激发聪明才智，以便为这部众望所寄的影片想出一个生动的开头。玛丽莲少不得要向波拉请教一番，波拉说：“宝贝，想想可口可乐和弗兰克·辛那特拉<sup>①</sup>！”我想那大概是演员工作室的办法。不用说，这句话还真管用；这能让人割喉自杀，不管怎么说，反正让我受不了。老天爷！在这一揽子买卖里，会不会他们是对的，而我错了？

告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不管我们个人的感觉如何，在机场上非得好好表演一番不可；我们装出对历史上任何两对大情人来说都恰到好处的热情，恰到好处地拥抱一番，我们的工作人员便小心翼翼地拍下了这些恰到好处的镜头：玛丽

<sup>①</sup> 弗兰克·辛那特拉：生于1915年，美国歌唱家和演员，出演过《在镇上》、《从现世到来世》等多部影片。

莲和我接吻，费雯和阿瑟接吻，费雯和玛丽莲接吻，我和阿瑟接吻——这骗不了人。报纸说它是荒谬可笑的表演，你们想骗谁啊？别了。

回家的路上，我回想起当我们进行合作的消息首次向外界披露时，所引起的一片骚动，乔希·洛根宣称，这是“自黑白片之后最最激动人心的联合。”我想起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简直有些无法置信，当初我还担心自己会爱上她。几个星期以后，我不得不越过大洋，把影片送给杰克·华纳看。

米尔顿·格林一把抓住我说：“明天来拍些剧照如何？”

“就我自己？”

“不，当然是和玛丽莲一起。”

“噢，不，米尔顿，不，不，不，你不要再把我和那个该死的女人拉在一起了！”

“哦，笨蛋，她明天可不会像那样了。你会认不出她的，她准像从前那样迷人。再说，我们想要那部片子赚钱，知道吗？我们还没给它加过油呢。”

一切就照他所说的办了；他给我们准备了美味的鱼子酱三明治，各种各样的饮料和最动听的音乐。这个人知道该怎么办事；毕竟他曾说服过玛丽莲和他签约，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剧团——严于事务；而他自己的妻子既迷人又聪明。

大约两年前，我的几位好莱坞朋友，在晚宴结束之后，像开玩笑似地用他们藏书室里的放映机给我放映这部 25 年前的旧片子。我有点尴尬，因为我不知道多久他们才会感到腻味；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把影片从头至尾看完了。放映结束以后，人们七嘴八舌地赞不绝口；这么富有魅力的

影片怎么会得不到好评；我在影片里干得不坏，而玛丽莲！她是演得最好的，精采极了。就是这么句话。你们说呢？

(李小棠 晓 明译)